

探討台灣英語教育的迷思與爭議

嚴嘉琪／蘇若水*

摘要

21 世紀的今天，英語成爲世界性語言已是不爭之實。在趨向同質化、無距離的全球化世界中，臺灣的英語學習熱潮似乎已經到了一個偏執，甚至是焦慮的地步。然而在英語教學學界，對於英語教育迷思的探討與批判並不多見，有鑑於此，本文期望藉由探討台灣英語教育的迷思與爭議，引發英語教學界的老師們有不同角度的思考。文中將針對在臺灣英語教育中四個具爭議的議題，逐一探討。第一、「理想的英語教師是以英語爲母語人士」之爭議(Native Speaker Fallacy)；第二、標準英語的迷思(Standard English)；第三、語言的霸權文化(Linguistic Imperialism)；第四、世界性英語(World Englishes)的興起。語言原是一種溝通的工具，讓人們能跨越文化的藩籬，而非另築一道無法穿越的牆，唯有釐清這些模稜良可的觀念，引領莘莘學子從這些迷思與爭議中不斷地反思，才能提出更正確的態度與方向，學習如何主控語言而非隨波逐流，進一步來保存我們自己語言、文化和族群的多樣性。

關鍵詞：全球化、英語教學、世界性英語、英語爲母語者、非以英語爲母語者

國立中興大學 

* 國立台中技術學院應用英語系副教授/
明台高中英文實習老師

壹、緒言

在 21 世紀的今天，全球化早已不再是個口號，如果我們檢視一下自己的生活，就會發現它早已悄悄在日常生活中蔓延生根。在台北、上海、東京、紐約，我們可以看見一樣的星巴克、麥當勞；在不同國家的電影院裡，我們可以同時欣賞「哈利波特」和「魔戒」；而我們的孩子和全世界其他國家的孩子一樣，從迪士尼的電影中認識「花木蘭」和「梁山伯」。這股全球化的趨勢，在不同國家各自擁有的特異文化中，造就了一個越來越同質化的地球村。站在某個五星級飯店的玻璃窗前，如果不深入走入人群，你可能會難以分辨現在是在台北、上海、東京或紐約。網際網路的發明和普遍後，全球化更是近在咫尺。當距離不再是阻礙人們溝通的理由時，只要會操作電腦，花上 0.06 秒，你可以即時和遠在地球另一方的友人談話或寫一封 E-mail 立即傳送給對方；連上網路，就可以參觀台北故宮博物院、法國的羅浮宮，以及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同質化的趨勢雖然縮短了東、西方的距離，但也需要全球公民可以即時溝通的語言能力。

在趨向同質化、無距離的世界中，「溝通」形成了一個很重要的全球課題。如何讓不同種族的人，在不同的文化空間，進一步互相了解、往來，「英語」成爲現今在全世界的溝通地位上，不可取代的重要工具。英語學習熱潮，在臺灣早已成爲一個全民運動。全美語幼稚園、小學、中學的設立，公立小學也從原來五年級降爲三年級開始學英文，各大學紛紛將英文檢定考試列爲畢業門檻，公家機關以加薪及升級鼓勵職員提昇英文能力，全民英檢及其他外語測驗無所不在，英文風／瘋的狀況顯而易見。英語學習成了一個高利潤的市場，將臺灣的英語學習導向強烈的市場取向。學習英語的方法講求迅速有效，補教界蓬勃發展，英語學習的巨型廣告招牌舉目可見，英語教學成了人人想搶食的大餅。在英文風＝英文瘋之下，這股熱潮在臺灣似乎已經到了一個偏執，甚至是焦慮的地步(張月珍，2003)。

英語學習的熱潮也製造了對英語老師的大量須求，一批又一批的英語老師具備了語言方面的知識及「套裝」的教學技巧就能到公、私立的語言機構任教。然而多認識一種語言就多認識一個世界，語言教師身處在中、西語言與文化的交界，這些老師除了語言上技術性的應用傳遞，無形中在學習過程中所嵌入的

意識形態，甚至是迷思、文化詮釋、文化衝突等都是在教授語言的同時會經驗到的爭論。在語言之外，我們的英語教學傳送了什麼樣的意識形態？語言教師對英語這個強勢語言帶來的爭議，認識的程度為何？又這些爭議對他們的教學信念及教學實務影響為何？這一個又一個和英語教師相關的議題，在在的影響臺灣英語教學的實務，及英語教學未來的方向。然而在臺灣，這一類議題的探討只有少數學者專家曾論述建言，多數英語教學者對此類議題少有涉獵。在Chang(2004)及Su(2008)兩篇論文當中均顯示，臺灣本籍英語教師對英語教學中所呈現的迷思與爭議性的意識型態覺察及探究不足，有鑑於此，本文期望能重新解構台灣英語教育的迷思與爭議，引發英語教學者不同思考的角度。

貳、迷思與爭議

在臺灣，英語學習的盛行，讓筆者針對諸多現象有所質疑。例如：爲了提昇國際競爭力及國際視野，政府及國人常將之訴諸於英文能力的提昇，然而，學英語就等同國際化／全球化？(Yan, 2005)。另外，在正規教育中，英語仍是高、中職以下的唯一外語課程，在許多國人眼裡，所謂外語，往往指的就只有英語。而對於英語教師的需求，仍視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籍的教師爲上選，甚至有以「英語爲母語」的英語老師等於最好的英語教師的觀念(劉建基, 2003；黃玫君, 2004)。還有，除了以英語爲母語的優勢之外，這些英語系國家來的英語教學者的語言，長期被視爲「標準」英語等等的迷思(劉顯親, 2000)，一直普遍的存在我們的社會、文化、教育之中。在我們積極鼓勵國內學子努力學習英語，希望他們和國際舞台接軌的同時，也有責任和義務探討英語現象全球化所造成爭議性的語言議題，進而期待有正確的學習態度和觀念。

本文將針對臺灣社會中英語教育的迷思及爭議的語言議題，逐一探討，希望引發不同思考的角度。討論議題分別是一、「理想的英語教師是以英語爲母語之人士」之爭議(Native Speaker Fallacy)；二、標準英語的迷思(Standard English)；三、語言的霸權文化(Linguistic Imperialism)；四、世界性英語(World Englishes)的興起。

國立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一、「理想的英語教師是以英語為母語之人士」之爭議 (Native Speaker Fallacy)

「理想的英語教師是以英語為母語之人士」這樣的理念於 1961 年在烏干達舉行的 TESOL 會議中首次被提出來(Phillipson, 1992)。與會的學者們認為「以英語為母語的人，能自由運用流利的英語及正確的語言型式，他們對於語言在文化上的含意有比較深的認識，他們也是標準英語的最後裁決者(p.194)」。
這個觀點事實上是有爭議性甚至被稱為謬誤(Phillipson, 1992)。這個議題可從三方面來探討：第一、「誰」可以稱為「以英語為母語者」？第二、會「說」英語就等於會「教」英語嗎？第三、「標準」英語存在嗎？

首先，誰可以稱為「以英語為母語者」？從表面上來解釋，英國是歷史上、地理上所謂標準英語發源地。英國人是英語的原始所有權人。但是在英國過去的全球殖民政策下，也同時造就了許多以英語為主要溝通語言的殖民國家，例如印度、新加坡、菲律賓等。雖然這些國家的英語因經過在地化的融合，顯然已和英式英語大有不同，然而在當地的雙語教育及英語為官方語言的環境之下，他們的母語環境儼然也包括英語。但是在英語教學專業的領域上，在這些環境成長下的教師，卻不能成為所謂「以英語為母語」的專業師資。似乎在這一時刻，如何定義「以英語為母語者」引發另一波頗具政治性的爭議和討論。到底是「誰」來決定哪些國家為「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呢？事實上，早在 1933 年時，美國語言學家 Bloomfield 就已經提出何謂「以英語為母語者」(native speaker)的定義：「一個人生下來所習得的第一個語言就是他的母語，他就是以那個語言為母語者(p.43)」。
根據 Bloomfield 的說法，語言學習的順序決定一個人是否成為那個語言為母語者的決定因素。然而在全球多元文化世界中，「以英語為母語者」(native speaker)的界定，因殖民歷史、移民潮等所造成文化民族的融合，以及英語已然成為世界性語言的同時，已經越來越難定義 (Kramsch, 2003)，也造成這個議題的爭議性所在。

接著，會「說」等於會「教」嗎？「以英語為母語者」無疑可以說一口流利的英語，也能自在地使用英語。然而就教學專業性來說，不管是「以英語為母語」或「非以英語為母語」者，都須要受過合格的教師訓練。這兩者的外語教師角色，在英語教學界一直是受爭論的議題(Braine, 2004； Liu, 1999；

Samimy & Brutt-Griffler, 1999), 而兩者在教學上, 也確實有其優勢及劣勢。Reves 和 Medgyes(1994)認為雖然「非以英語為母語者」在語言上有一定程度的障礙, 但是在語言教學領域上有他們獨特的長處。例如:這些老師在語言學習及應用上的親身經驗讓他們更能確切的感受學生在語言及文化上的須要; 他們比較能預測學生語言學習上的困難處(Canagarajah, 1999; Phillipson, 1992); 而且他們可以提供語言學習策略, 對學生所面對的挑戰比較有同理心。

劉顯親教授在其「一項國小英語教學方案之紀實—引進外師之「跨文化」衝擊」(2002)一文中, 詳實記錄了某縣市 65 位外籍師資的教學研究。此研究是基於外籍師資為最理想的英語教授者的信念下進行的。文中坦言「採用外師之英語教學雖可行、但經濟考量面上是不務實的」, 又提及「非以英語為母語的(即中師)英語教師在英語教學的優勢及重要性(p.11)」。在臺灣以英語為外語(EFL)的學習環境中, 英語的基礎教育多由臺灣本籍英語教師來完成。然而因為有「理想的英語教師是以英語為母語之人士」這樣的迷思存在, 導致英語教學領域當中, 不免有階級性產生, 甚至引發學生們在文化認同上的問題, 導致崇洋心態或“獨尊外師”的現象(莊坤良, 2002; 劉建基, 2003)。由此可見, 就外語教學的專業性而言, 應重視的是老師的專業合格程度(what we do), 而非出生地和是否母語為主(who we are)。

接下來, 標準英語的標準何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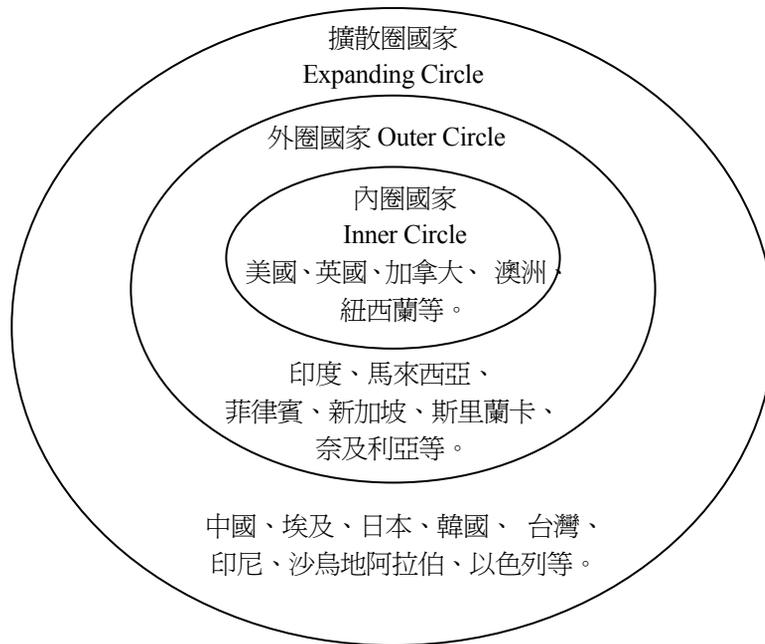
二、標準英語的迷思 (Standard English)

Kachru(1992)提出同心圓的假說來解釋英語在全世界散播的狀況。1)、內圈國家(Inner Circle):指的是傳統的英語系國家, 英語是他們的主要語言。2)、外圈國家(Outer Circle):指的是早期英語在非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中傳播, 這些國家多半是多種語言的國家, 英語扮演第二語言的角色 (ESL)。3)、擴散圈國家(Expanding Circle):這些國家了解英語為一國際性語言, 並且將英語視為一外國語言來學習(EFL)。(見圖 1、)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圖 1、The Three Circles of English
(摘自 Crystal, 2003, p.61)



內圈國家中的英語經常被視為標準英語。標準英語中的標準指的是一種穩定不變的準則。然而語言本身會自然地在不同時間及空間中演化及改變 (Kahane, 1992)。人們經常會發明一些新詞、新用語來表達新的觀念及態度來適應這個變動的世界，一個有活力的語言是不斷改變的，而不是一直停滯在一定的標準。因此 Widdowson(1994)指出標準英語的標準其實根本不存在。因為就算是以該語言為母語的人，也並不都照著該國家的標準和規定來表達。不只如此，語言的表達也因為地理位置、職業、年齡、及社經地位的不同而改變 (Kramersch, 1999)。以美式英語為例，在不同州及不同地區的英語具有基本的相似性，但是在用詞方面、語音方面及對話上又有明顯的區分(Kramersch, 1999)。英語在許多前殖民國家，因為和當地文化、語言相結合，已經演變出另一種不同於英式或美式的英語。Kachru(1992)稱這個過程為「在地化」(Nativitization)及「分散化」(Fragmentation)。他認為英語系國家的英語和在地化的英語有很大

的不同，但這些不同應只視為差異而非錯誤，使用在地化英語的人不應被視為次等英語或是一種標準低落的語言，而且在地化的英語各有不同的差異，很難選定一個標準的英語範本或定義出標準英語來。

在 21 世紀的今天，國際間的溝通大量地使用英語。根據估計，約有 80% 用英語來溝通的人，都是「非以英語為母語者」(Prodromou, 1997)。然而在臺灣的英語教學界，奉為圭臬的三大準則，一是「以英語為母語者」的生活環境所創作出來的教材(Authentic material)，二是將英、美等國的英語視為唯一的標準(Native-like standard)。在某種程度上，象徵了英、美語言及文化的霸權，但是另一方面也不得不省思，是否我們在英語教學的同時，先殖民化自己的地位了呢？另外，在臺灣「以英語為外語」(EFL)的學習環境之下，我們常把「以英語為外語」的學習者，和「以英語為母語者」的流利度來做比較(Comparative fallacy)(Bley-Vroman, 1983)，認為學英語的終極目標就是要習得和「以英語為母語者」一樣的語言熟練度和腔調。這樣的目標對「非以英語為母語」的學習者來說，經常是相當艱難的挑戰，終究被貼上失敗者或語言殘障(handicapped)的標籤。

英語學習對 EFL 國家的人來說，應是一種能力的增加(empowerment)，讓自己擁有更有效的溝通工具與全球溝通，而非因為無法習得以「英語為母語者」的流利度而被認為是一種能力的缺失(disempowerment)，使得原本單純的溝通工具，其目的性已經不再是和國際人士做溝通，而是拘泥於標準化的英語以及學習「英語為母語者」的熟練和腔調(嚴嘉琪, 2005)。其實，Widdowson(1994)明顯指出，英語的所有權，已經從內圈國家轉移到全世界任何一個學英語的人身上。它的標準與否，也不應只「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來做考量。若只一味的遵照英語系國家的英語標準來要求學生，儼然失去語言在全球化真正的溝通意涵了。

其次，標準英語的議題，也和語言的霸權文化息息相關。

三、語言的霸權文化 (Linguistic Imperialism)

根據 Crystal(2003)的觀察，「一個語言能成為世界語言的核心條件是：這個國家的力量，尤其是政治及軍隊的力量(P.9)」。從歷史發展的脈絡來看，英語能在世界上廣為被人學習，實起源於 19 世紀西方的殖民政策。殖民者統治被殖民

者的手段，統一語言是其一。有學者認為標準英語代表的是一種殖民的權威性和正統性(莊坤良，2002；張月珍，2003)。20世紀開始，美國的經濟勢力崛起取代了舊的英國殖民勢力，成為英語背後一股主要支撐力量(Crystal，2003)。臺灣英語教育中所奉行的標準幾乎都是美式英語，只因為支撐美式英語背後的那股強大力量，讓美式英語在全球的傳播範圍和影響程度上具有最大的優勢。電腦時代及網際網路的發明更加速了在世界各地普及程度，儼然成為世界溝通的重要工具。

Crystal(2003)認為英語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扮演著一個功能性的角色，它因應了全球溝通上的須要。然而許多證據顯示英語在全世界迅速的散播及使用，不只因為它成為全球人們溝通的媒介，更因為它帶著語言霸權的特質及意識形態(Canagarajah，2002；Phillipson，1992)。在英語教學領域，「以英語為母語者」的語言流利度(Native-like fluency)及「以英語為母語者」的環境所創作出來的教材(Authentic material)，經常是這個領域教師們所競逐的兩大目標。而這兩個目標更助長了以「英語為母語者」的優勢。除此之外，從西方國家發展出來的教學理論，教學方法，及所有的套裝教材，強調的多是和他們的語言文化同質性很高的價值觀及教學法(Canagarajah，2002)。這些專家們研發出來的課本及教材甚少注意到不同英語學習地區的社會現狀；同時「以英語為母語」的教師，也鮮少對當地的語言及文化環境有雙向的了解(Crystal，2003)。這些現象在在都顯示出在世界上廣泛傳播的英語從來都不是自然、中立的、無任何意識形態左右的(Pennycook，2001)。

有位研究生曾反應，某位中籍英語教授在課程中很有趣地將中、西文化教材融合，提供主題相近的論文進行討論和批判。例如：西方的文藝復興，中國的儒家思想，以及近代的文化大革命。成功地從語言使用者的情境(contexts of use)，轉移到學習者的情境(contexts of learning)(Widdowson，1994)。不僅反應了學生成長的教育背景，同時也以更宏觀的角度來探討，加深不少學生的國際視野和思考廣度。因此在臺灣，如果語言教學要更有效率並反應語言的真實面，與其專注在遵循這些「以英語為母語者」的標準及價值上，中籍英語教師更應朝向以文化中立及學習者為導向的課程設計，提供學生更多機會學習如何適切地使用英語，讓臺灣在地文化和世界接軌。

四、世界性英語 (World Englishes)

雖然「日不落帝國」已經經歷了日落，但是她的語言還未經歷這樣的崩落。Crystal(2003)指出:「兩個不同部落的人往往只因一座山或一條河的區隔，他們很快就發展出語言的不同用法(p.144)」。因此對於世界上有這麼多不同種的英語出現是理所當然的演變。而標準英語的護衛者擔心的是這越來越多的分歧和多樣性，可能讓英語很快就會像一千年前的拉丁文一樣分崩離析，成為許多互相不了解的語言。但其實 Kachru(1992)指稱的「在地化」(Nativization)及「分散化」(Fragmentation)似乎已經暗指這個早已存在的現象。

語言不只是因應溝通的需要，它更是某一特定地區人民身份認同的表徵。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每一種不同的方言都能發展出自己的語言及社會語言的模式，來因應各個不同族群的須要(Samimy and Brutt-Griffler, 1999)。因此一旦某個區域的人民開始使用英語，語言上及文化上的「在地化」就會自然發生。這些新英語有自己當地文化的傳承、語意的環境及溝通的模式，它們同時重新賦予使用者身份。所以在地化的結果，形成了多樣化的英語，Kachru(1992)稱它為「世界性英語」(World Englishes)。這些新的英語不應被視為是語言衰落，或優越低劣，反之應被視為是一種創意的表現，不管是「以英語為母語」者或「非以英語為母語」者，都應敞開心胸接受這些改變。臺灣的英語教育一向只以英、美為標準，當我們急著學習英語來打造一個全球化社會之時，對於多元發展的世界性英語，應以更寬廣的態度來重新審視如此的新情勢。以下 Smith(1983)的一段話清楚地呈現「世界性英語」的真實情境：

以英語為母語者，應該了解這世界上有這麼多不同形式的英語。非以英語為母語者，要有效的學習英語，不應只是學習或模仿美式、英式或其他以英語為母語國家的英語...以英語為母語者和非以英語為母語者一樣，如果想要在國際舞台上以英語和人互動，就要彼此接受幫助，堅持語言的沙文主義是沒有任何意義的(Stevens, 1992, p.40)。

參、建言

師資培育對於教師專業成長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然而國內的英語師資培育課程，一向著重在如何有效率(efficient)及有效果(effective)地教與學，亦即微

觀教學(Micro-level)，而忽略語言與社會、文化之間的關係，即宏觀教學(Macro-level) (劉顯親，2002)。語言是一個具有社會性、文化性及意識型態性的工具，因此語言學習並非一個政治中立性的活動(Canagarajah，1999)。Crystal(2003)也指出，強勢語言背後潛在的威脅，是世界文化的同質化及弱勢語言的滅絕。然而基於臺灣的英語教師，鮮少對於英語教學現象做自我反思和覺察練習，所以除了實務性的如課室內決策、執行活動上的教學反省外(劉顯親，2000)，本文更進一步建議，針對由英語學習熱潮所帶來的文化同質化現象，及對師、生身份認同建構上的影響，更需要將本文所提出的迷思和爭議，納入探究和反思的範疇，因為這些未被深入研究的議題，卻恰巧關鍵性的影響教師課堂中的教學理念及英語教學未來的方向。由此來看，英語教師不僅有義務去探究語言教學中所隱藏的信念、態度、和知識，更需要引導學生以理性批判的態度來看待任何語言學習的觀念。教學是一個複雜且漸進性的過程，除了教材的編排及教學技巧之外，本文建議應將文中所提及的相關議題加入師資培育(pre-service)及教師進修(in-service)的課程討論中，以協助英語教師對自己的教學理念和技巧有更深一層的覺察和省思。

肆、結語

在全球化的思維中，文化日趨同質化雖然減少了東西方的差異，但是也讓文化的多樣性逐漸流失。強勢語言的傳播往往擠壓了弱勢語言的生存空間，甚至令其滅絕。在臺灣的英語教學上我們似乎落入了一個兩難的局面，全球化和在地化，是衝突還是相輔相成?本文中所提及的迷思及語言議題，確切需要英語教育者審慎看待。外籍和中籍教師各有其優勢及貢獻，而內圈國家的標準英語也在今日多元化世界性英語的興起後，不能也不該再成為英語學習的焦點，因為無形中所嵌入的意識型態和霸權特質，需要經過一番的解構及省思，才可以還給語言它原來的角色，而解構之後才有重新再建構的可能。語言原是一種溝通的工具，讓人們能跨越文化的藩籬，而非另築一道無法穿越的牆。筆者希望在臺灣這一波英語學習熱潮的列車中，英語教學者能擔任掌舵的角色，藉由不斷地反思，同時深入討論和釐清爭議性的語言學習迷思，才能引領莘莘學子們在如此強勢的外語學習洪流中，更認清自己的語言和文化所形成的相對優勢，

透過「英語在地化」，進一步保存我們自己語言、文化和族群的多樣性。

參考文獻

- 劉顯親，〈英語師資培育及專業發展:以教學反省為例〉，《教育研究資訊》，第八卷 6 期(2000 年 11 月)，頁 150-170。
- 莊昆良，〈在地性的政治：全球化、新興英文與英語教學的文化反思〉，《英語教學》，第 27 期(2002)，頁 1-16。
- 劉顯親，〈一項國小英語教學方案之紀實—引進外師之「跨文化」衝擊〉，《英語教學》，第二十七卷 1 期（2002 年 7 月），頁 1-20。
- 劉建基，〈從文化的觀點論臺灣的英語教育：由「全球在地化」談起〉，第四屆文山國際學術研討會，2003 年 10 月 25 日。
- 黃玫君，〈培養學生多元與積極的語言/文化認同：臺灣英語教學的反思與期待〉，《英語教育電子月刊》，第 6 期，2004 年 3 月。
- 張月珍，〈英語帝國的解構與再建構：網紀網路全球化時代的語言文化政治〉，《文山評論》，第一卷 35 期(2003 年 1 月)，頁 105-126。
- 嚴嘉琪，〈中文其實比英文難學〉，《聯合報》，教育麥克風專欄，2005 年 3 月 31 日。

Bibliography

- Arva, V., & Medgyes, P. (2000). Native and nonnative teachers in the classroom. *System*, 28, 355-372.
- Bley-Vroman, R.W. (1983). The comparative fallacy in interlanguage studies: The case of systematicity. *Language Learning*, 33, 1-17.
- Bloomfield, L. (1933). *Languag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 Braine, G. (2004). The non-native English speaking professionals' movement and its research foundations. In L.D. Kamhi-Stein (Ed.), *Learning and teaching from experiences: Perspectives on nonnative English speaking professionals* (pp.9-24). Ann Arbor, MI: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Canagarajah, A.S. (1999). Interrogating the native speaker fallacy: Non-linguistic

- roots, non-pedagogical results. In G. Braine (Ed.), *Non-native educators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pp. 77-92). Mahwah, NJ: Erlbaum.
- Canagarajah, A. S. (2002). Globalization, methods, and practice in periphery classrooms. In D. Block & D. Cameron (Ed.), *Globalization and language teaching*. (pp.134-150). London: St Edmundsbury Press.
- Chang, S, H. (2004). A case study of EFL teachers in Taiwan: Identities instructional practices and intercultural awareness.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awaii.
- Crystal, D. (2003).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2nd ed.).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achru, B. B. (Eds.). (1992). *The other tongue: English across cultures* (2nd ed.).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Kahane, H. (1992). American English: From a colonial standard to prestige language. In B.B. Kachru (Ed.), *The other tongue: English across cultures* (pp.211-219).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Kramsch, C., & Wam, S. E. L. (1999). Textual identities: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non-native. In G. Braine (Ed.), *Non-native educators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pp.57-72). Mahwah, NJ: Erlbaum.
- Kramsch, C. (2003). *Language and culture*. (4th ed).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u, J. (1999). Non-native-English-speaking professionals in TESOL. *TESOL Quarterly*, 33(1), 85-102.
- Pennycook, A. (2001). English in the world: The world in English. In B. Burns & C. Coffin (Ed.), *Analyzing English in a global context*. (pp.78-88). London: Routledge.
- Phillipson, R. (1992). *Linguistic imperialism*.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rodromou, L. (1997). Global English and the octopus. *IATEFL Newsletter*137, 18-22.
- Reves, T., & Medgyes, P. (1994). The nonnative English speaking ESL/EFL

- teacher's self-image: An international survey. *System*, 22(3), 353-367.
- Samimy, K.K., & Brutt-Griffler, J. (1999). To be a native or non-native speaker: Perceptions of non-native students in a graduate TESOL program. In G. Braine (Ed.), *Non-native educators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pp. 5-14). Mahwah, NJ: Erlbaum.
- Stevens, P. (1992).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Directions in the 1990. In B. B. Kachru (Ed.), *The other tongue: English across culture*. (pp.27-47).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Su, R. S. (2008). Language and identity searching: A case of non-native language professionals in Taiwan. Master Thesis: University of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Widdowson, H. (1994). The ownership of English. *TESOL quarterly*, 28, 377-389.
- Yan, J. C. (2005). Fostering Talents with International Viewpoint. *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21, 97-99.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Exploring the Myth and Controversial Issues of English Education in Taiwan

Jia-chyi Yan / Ruo-shuei Su*

Abstrac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status of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has firmly been established. As English learning in Taiwan has become a national campaign for many years, people are always anxious about their English proficiency. The myth such as English-learning equals to globalization, foreign language means English only, native English-speaking teachers are the only ideal English teachers, and the notion of “Standard English” remains widespread in our society. Study of this sort about myth and ideology hidden behind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is rarely discussed in Taiwan English education, thus it is the focus of this article to bring up these critical issues and hopefully initiate more insightful discourse in this area. The following issues are explored: 1). Native Speaker Fallacy; 2). Standard English; 3). Linguistic Imperialism; and 4). World Englishes. Language is a tool for communication. It is supposed to be a bridge connecting different cultures, not a wall to block the way. Through reflective discussion of this article, it is hoped that English teachers could recognize the prestige of our own language and culture, intellectually select what to reflect, and preserve the traditional and rich diversity of our own language, culture and ethnicity.

Keywords: Globalization,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World Englishes, Native speaker, Non-native speaker

* Associate Professor, National Taichu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Pre-Service English Teacher, Ming-Tai High School